

鈔券印製奠基人

滬江大學校長凌憲揚

● 胡傑明

相貌英俊擅長體育

提起中國現代鈔券印刷事業，現在可能很少有人知曉它的奠基人是誰。他就是凌憲揚，他於抗日戰爭期間在重慶一手創辦了專事鈔券印刷的「中央印製廠」並任第一任總經理。在當時的國民政府中，凌憲揚素以幹材著稱，加以人品出眾，廉潔奉公，經常受命處理重要公務。可是，他竟在五十三歲的盛年，含冤蒙屈，死於共產黨的安徽勞改農場中。

凌憲揚原籍廣東省寶安縣，一九〇五年五月出生於一個四代為基督徒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是中國最早接受基督教義的信徒之一，後成為信義會牧師。他的父親名凌善水，在兄弟中排行第六。凌善水的三哥凌善昭年青時與國父孫中山先生過從甚密，曾在廣東某地掩護過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因而在廣東難以存身，不得已攜六弟善水流亡至夏威夷島。凌善水在夏威夷島的中學教授華語，結識了已在當地定居好多代的華裔女子葉蘭蘭並與之結為夫婦。

凌善水夫婦有九子三女，凌憲揚為凌善水的

次子。善水是一位會計專家，長期在江西萍鄉任英國煤礦公司會計師後昇任總會計師。因凌善水為人正直，秉公辦事，又善於理財，深得公司上下人等的信任，在二十年代末被任命為萍鄉煤礦礦長。

一九二三年，凌憲揚考入上海滬江大學。這是一所著名的教會大學，由美國南浸禮會主辦。在校期間，凌憲揚是一位受人注目的活躍學生。他相貌英俊，是男女同學嫵稱的帥哥，擅長體育運動，並且能歌善舞，不僅擔任滬江大學的學校籃球隊隊長，而且還是舞池中有名的「四騎士」之一。大學畢業後，凌憲揚還曾入選中國國家籃球隊，準備參加當時的遠東運動會，後來因為奉派前往德國，才不得已而離隊。

柳暗花明人盡其材

一九二七年，凌憲揚獲得滬江大學學士學位，因等待出國深造，在滬江大學附中當了一年體育教師。他於一九二八年赴美國洛杉磯南加州大學鑽研航空管理專業並於次年獲碩士學位，旋即赴美國波音航空公司作為期一年的進修實習。勤

於學業的凌憲揚決心掌握複雜的航空管理科學，決定從地勤雜工開始自己的實習。後來他回憶這段難忘的經歷時，曾這樣說過：真是極其繁重的勞作，有時幹得實在吃不消了，我就借上廁所的機會，在衛生間呆上幾分鐘，讓自己喘幾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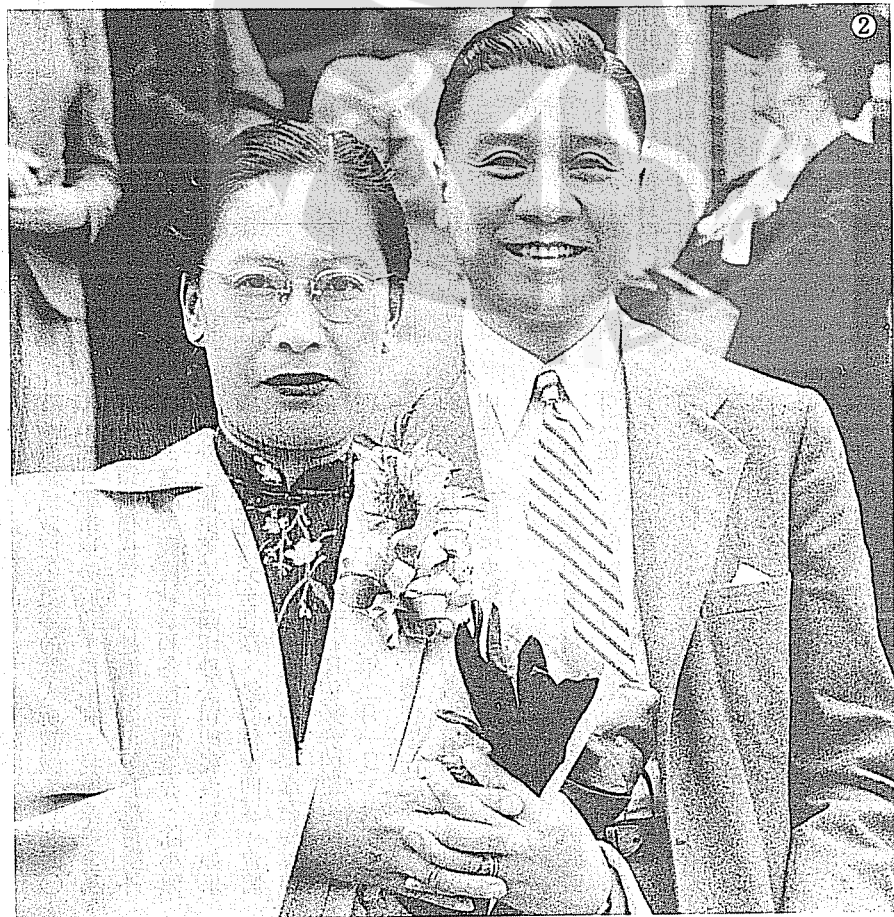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凌憲揚學成歸國。當時，年青氣盛的凌憲揚懷著「航空救國的理想」，打算投身中國幼稚的民航事業，實現自己的抱負。可是生不逢辰，他回國時正好遇到共產黨接二連三發動的多次暴動。

一九三〇年秋，凌憲揚回到江西萍鄉探望久別的雙親和諸多弟妹。不料，由於共產黨的煽動，礦工暴動驟起，擔任萍鄉煤礦礦長的凌善水首當其衝。暴動者知悉礦長留學美國的兒子剛剛回家，必欲得之而後快。凌憲揚在憶及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時說：闔家大小都力勸我盡快出逃，母親含淚說：只要你一個人脫險，我們即使全都蒙難，也會瞑目。當他在夜色掩護下跳窗而出，狂奔下山時，霹靂般的鎗聲響起，像冰雹一樣的子彈追趕著他……

脫險的凌憲揚抓住了一個絕無僅有的機會，



① 提拔重用凌憲揚的長官孔祥熙與夫人宋靄齡。
② 一九四七年凌憲揚偕夫人楊藹芳訪美時留影。



他的事業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他回國走的是海路，在長達半個月的航船生活中，他結識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是美國航空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這位獨具慧眼的美國人看到了凌憲揚的材幹，也賞識他的人品，於是，為他寫下一封介紹信，希望人盡其材。從安源逃出的凌憲揚憑借這封信，才「柳暗花明」地擺脫了幾乎是走投無路的處境，投到中國航空公司去工作。

得到孔祥熙的器重

這位美國人的名字和他的身份，筆者和他的家人已無從查考。凌憲揚夫人只是聽凌憲揚多次提到過此事，但不記得，這美國人的名字。他對這位美國人滿懷感激之情。

凌憲揚在中國航空公司任職三年，升任至相當於處長地位的業務專員。他施展了自己的材幹，也經歷了風險。一次，他和一位同事正準備乘飛機赴外地公幹，上峰臨時把他留下。眼看飛機起飛，但馬上失事墜落，凌憲揚趕至現場，抱起滿身是血的同事，眼看他在自己懷裏嗚氣，……

一九三四年，凌憲揚得到了當時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的器重，調任中央銀行秘書處秘書。當時，上海正加緊建設新市區，急需在江灣一帶建設新型碼頭。經過勘察，決定在虬江口興建虬江碼頭，指定凌憲揚負責籌備。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信託局成立，凌憲揚任該局購料處副經理，繼續主持虬江碼頭的修建。後來，這座碼頭毀於八·一三的炮火之中。

到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中國氣焰越發囂張，滅亡中國的野心也昭然若揭。為籌劃長期抗戰的準備工作，政府決心利用當時德國急需中國農產品及其幾種有色金屬礦藏，採用易貨方式，以中國特產換取德方的鎗械、彈藥以及多種軍事裝備，為此，秘密派出代表團訪德，約在一九三七年一—八年期間簽訂中德易貨協定。凌憲揚就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自德國回國後，凌憲揚就以中央信託局購料處副經理和虬江碼頭業務處經理兩個名義為掩護，負責執行與德國的易貨協定。德方的對等機構為哈卜羅（HARRO）工礦公司。一九三七年七月，七事變及隨後之八·一三事變後，與德國易貨事宜已不可能在上海租界內進行，凌憲揚就隨同中信局在當年十一月底遷往香港，繼續執行協定。孔祥熙曾在一九四三年公開談及此項協定，稱「我國抗戰多年所用械彈軍火，俱為中德易貨案以我國農礦產品交換德國軍火而來」。

接受印鈔艱鉅使命

因為上述協定從未公佈過，加以德國當時已在希特勒統治之下，凌憲揚為國家、民族所做的這方面貢獻，一直鮮為人知。這一協定，利用了當時同為侵略國家德國與日本之間的矛盾，堪稱當時中國外交的一個得意之作。二十年後當共產黨對凌憲揚進行審判而羅織種種「罪行」時，雖

累次要想從中找到凌氏「與法西斯相勾結打內戰」的罪名，但始終沒敢在審判及判決書中提及，因當時恰是國共合作抗日之際。

至此，凌憲揚的傑出材幹和對國家的忠誠，逐漸為國民政府中更多的人所認識。一九四〇年，抗日戰爭形勢於我更為不利，我海岸線全為日寇封鎖，僅僅剩下滇越鐵路尚可勉強維持對外交通。當時，我國鈔票和各種有價證券，除小額角票外，都由英美等國印鈔公司印製供應。如果國家對外交通被完全切斷，鈔券供應問題，也將難以解決了。一九四〇年夏，凌憲揚奉召從香港飛赴重慶，接受籌辦自行印製鈔券的艱鉅使命，經過多方奔走，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設在重慶中信局的印製處正式成立，凌憲揚任經理（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起，該處脫離中信局，稱為中央印製廠，隸屬中央銀行，凌憲揚任首任總經理）。

當時，重慶只有名為重慶印刷廠的印刷機構可以從事鈔券印刷業務，但這一工廠的設備仍然十分簡陋，僅有大電機一台，其餘都是用人力板動的手搖凹版機。凌憲揚決定收購當時重慶最大的民營京華印書館所有印刷機器與有關材料，並將其技術人員納入已廠編制，大大增加了鈔券印刷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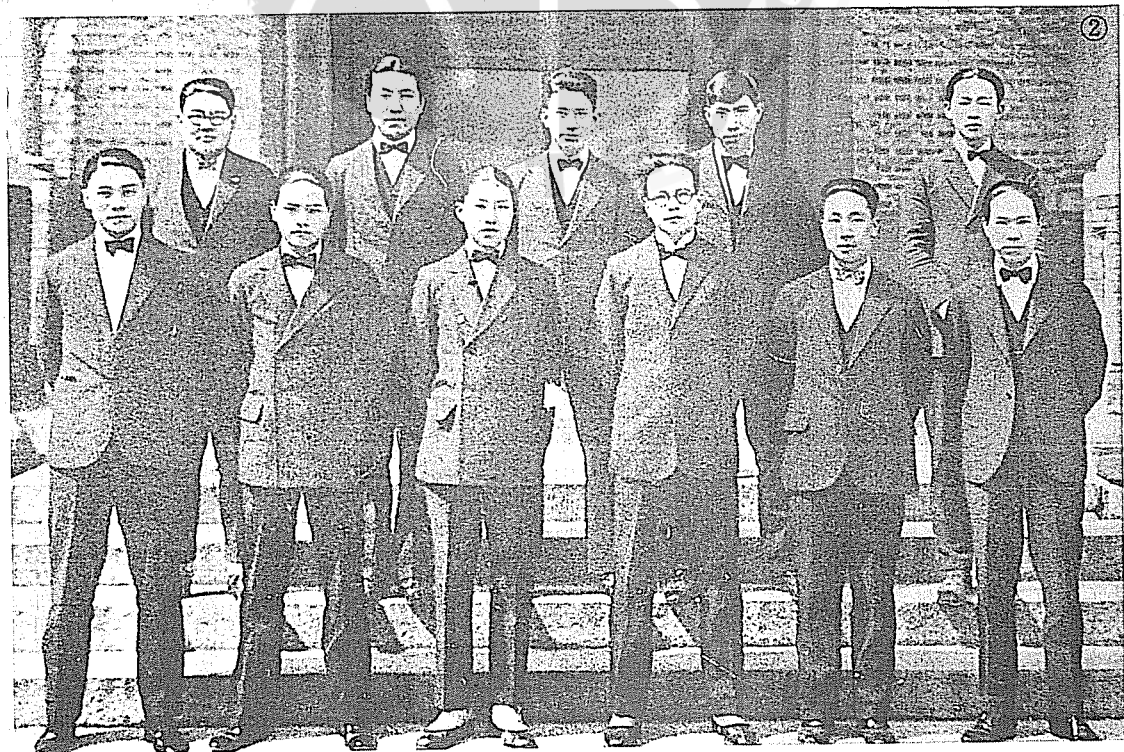
同時，鑒於當時鈔券印紙仍舊進口，凌憲揚高瞻遠矚還貸款給四川宜賓的中元造紙廠和重慶的中央造紙廠，讓它們集中技術力量和擴充先進設施，盡快研製國產鈔券專用紙張。

當這些部署初步產生效益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發生，越南、緬甸旋即淪入日寇之手，我大後方與外界的交通線一時被完全切斷。凌憲揚毅然承擔起完全依靠大後方力量印製鈔



①左起：凌憲揚、美國教會代表、凌揚藹芳一九四七年為籌備建造農村小學及福利中心破土時留影。

②凌憲揚（前排左一）一九二五年與滬江大學歌咏隊合影。



票、公債、糧票、庫券、稅票、郵票、印花等多種有價證券的繁重複雜任務。

事必躬親照顧學子

根據凌憲揚的至今尚健在的夫人楊藹芳女士回憶，凌氏主持整個大後方鈔券印製工作時，條件極為艱苦。凌氏臥室，和整天轟隆作響的印刷機僅用一道木板隔牆分開。敵機轟炸頻繁，警報響起，需疏散人員，凌憲揚總是事必躬親，待所有人員得到安全保障後，才進入簡陋的防空洞。中國現代的鈔券印刷事業，就是在這樣困苦的條件之下創建起來的。凌憲揚被公認為創辦人。

當時，凌憲揚的母校——上海私立滬江大學的一部份師生，經長期顛沛流離，到達陪都重慶。為了給青年學子繼續求學深造的機會，凌憲揚充分運用自己在重慶的影響，邀集一部份學者教授，辦起了重慶滬江大學商學院並兼任院長，時在一九四二年。

商學院的一些學生，家鄉早已淪陷，在重慶孑然一人。凌憲揚的家庭，每逢星期日或例假日，總要接待一批這樣舉目無親的學生。凌憲揚把他們看成自己的兒女一樣。這一時期的學生到今天都已年逾古稀，他們回憶起在重慶那一段難忘的學子生涯，對凌憲揚仍然感念不已。有一位姓范的學生，現在已是台灣頗具名聲的繪畫大師，一九八八年他到大陸舉辦個人畫展，輾轉找到當時居住在北京的凌師母，向她表示對凌校長的懷念之情。

據范先生向師母回憶，當時自己生活異常困

難，蒙凌校長贈棉袍一件，才免除了冬日受凍之苦。

一生事業的轉折點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抗日戰爭最後勝利。凌憲揚以自己卓越的工作業績和廉潔高逸的品德，受到一致的推崇，被委任為接收上海敵偽產業的特派員之一。這是凌憲揚一生事業的轉折點。

身為接收上海的特派員，凌氏手中掌握了很大的權力。尤其到上海這樣的一個金融中心地區，如欲為個人撈取實利，真是易如探囊取物。後來，上海一帶人民，對重慶派來的接收大員，曾有「五子登科」之譏。五子者，房子、票子、條子、車子、女子之稱也。

可是，凌憲揚面對燈紅酒綠的上海灘，阿諛逢承的敵偽人員，表現出的是廉潔奉公，正直不阿的凜然氣節。他不帶秘書，沒有隨從，身穿軍便服，肩挎軍用帆布包，內裝五十萬法幣，乘軍用飛機悄然降落在上海大場軍用機場。敵偽方面措手不及，只來得及派一輛汽車前往機場迎接。抵滬後，他不住豪華住宅，不接受講排場的招待，住在自己岳父家裡，乘坐的是當時最為普通的MERCURY牌汽車。

稍後，凌憲揚夫人及子女都到了上海。凌憲揚夫婦及三子二女，擠住在原白賽仲路（現為復興西路）一個很小的住宅裡。這所房子，原是美國南浸禮會一位牧師的住所，一層除會客室及起居室外，僅有臥室一間，二樓是閣樓，僅有兩間

各為八十餘平方呎的小臥室而已。一位炙手可熱的特派員的居家環境如此，其它方面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萌發從事教育念頭

抗戰勝利後，凌憲揚萌發了脫離國民政府，從事教育事業的念頭。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對國民政府中一些身居高位的人貪贓枉法，驕奢淫逸極為不滿，不屑與他們為伍；另一方面他從自己在重慶擔任滬江大學商學院院長的職務中，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教育對振興國家與民族的重要意義。再有一個原因，是美國教會方面對凌憲揚的材能與人品有很高的評價，認為要使用當時已滿目蒼夷的滬江大學舊址恢復生機，必須任用凌氏這樣的人物，因而再三向凌憲揚進行游說。

經過長期的考慮，凌憲揚終於在一九四六年接任滬江大學校長之職。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不僅多次拒絕接受他的辭職請求，還追加一個職務——中央印製廠監理會主任委員。處於這種尷尬的局面，凌憲揚決定只領印製廠的薪金，將滬江方面給他的薪金返還給經濟拮据的學校。

作為一個幹練的行政人員，凌憲揚在滬江大學復校工作中幹得心應手，對各種棘手的問題，處理得也駕輕就熟。他在上海上層人士中有較高的名望和廣泛的社會聯繫。他當時四十一歲，是上海諸多大學校長中最年青的一位。更難能可貴的是，凌憲揚並不因「少年得志」而高傲，他禮賢下士，對滬江的學長教授，表現出來的是謙



① 一九二四年凌憲揚（後排左一）與滬江大學足球隊員合影。

② 一九五六年凌憲揚偕夫人楊藹芳在上海常德路公寓留影。



遜好學的態度。有個別老教授，像生物系主任鄭章成在凌氏還是學生時就已執教滬江了，凌憲揚待他們如自己的老師一樣。

凌憲揚對滬江大學的建樹，社會上早有定評。他擴建校圖書館，使之成為當時上海多所大學圖書館中最出色的一個。圖書館命名為「劉湛恩圖書館」，以紀念因堅持愛國而為日寇暗殺的故校長。他新建了女生宿舍，翻建健身房和游泳池，建造兩幢各有六套居室的教職員公寓，這些成就，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以後社會動蕩，物價飛漲的困難形勢下實現的。

保護滬大愛國師生

一九四六年夏，凌憲揚偕夫人訪美，接受美國貝勒（BAYLOR）及韋克法斯特（WAKE-Forest）兩所大學分別授於他的法學博士學位，並赴歐洲出席七月底到八月初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世界浸信會大會。

不料，獲得榮譽而返的凌憲揚，面對的卻是上海各大學風起雲湧的學潮，被譽為世外桃源的滬江校園也不能幸免。這使他陷入非常痛苦的內心矛盾之中。

凌憲揚的教育思想，概括起來是這樣兩句話：教育必須超脫於政治，不能成為政治或政黨鬥爭的工具；學生必須勤於學業，充實自己，日後才能為祖國服務，為人民謀福利。

出於這樣的基本思想，凌憲揚當然不能容許滬江的學生捲入政治鬥爭之中。另一方面，他曾長期任職於國民政府，深知當時政治之黑暗，當

局對人民鎮壓的殘酷。他長期以來以極大的熱忱愛護莘莘學子，既不願意學生成為黨爭的工具，又不能允許學生遭到迫害。在行動上，他是阻攔學生參加政治活動於前，又盡力保護學生於後。——可是，在當時極為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政治鬥爭中，善良而又單純的凌憲揚的兩方面的願望都失敗了。

滬江的學生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捲入當時的學潮中去，凌憲揚所能做的也只是徒勞無益地一次又一次地呼籲學生從街頭回到書齋中去。

在上海當局嚴令懲辦參加學潮學生的壓力下，凌憲揚不得已對一些最激進的學生採取了警告、記過、勒令退學直至開除的措施。與此同時，他從當局的看守所裡解釋學生，拒絕當局派遣特務份子進校監視學生，盡力保護思想激進的教授免受迫害。聯繫到當時的歷史條件看，凌憲揚在政治上急風暴雨般的危局中面臨的是極少有迴旋餘地的處境，凌憲揚為了保護學校，愛護愛國師生，確已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凌氏的這段歷史，是經得起千秋評說的！

去留之間舉棋不定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政府在長江以北幾次大會戰均遭敗績，共軍飲馬長江，局勢危急。為了結束內戰，避免更多的殺戮，上海一批和國共雙方有聯繫的社會賢達積極籌備北京之行，想以個人身份推動和談。為首的是顏惠慶。顏惠慶曾是中國駐蘇聯大使，在政界德高望重。他一直對凌憲揚的人品和材幹頗為讚賞，提出請凌氏和他聯

袂北上。凌憲揚欣然同意，可是共產黨方面加以拒絕。上海方面輿論認為，可能是，共黨認為凌氏有美國背景，不願在國共兩黨交涉時有美國方面力量的介入。

國共和談破裂，烽火又起，上海落入共產黨之手只是早晚問題。國民黨人士紛紛遠走美國、香港、台灣及華南廣州、西南川、康、滇各地，凌憲揚也面臨重大抉擇。美國教會力主他離開他創業的祖國。可是他卻有自己的想法。

凌氏出身於四代基督教家庭，在教會大學上學後又去美國深造，在自身的事業中又長期和美國人士接觸。對他影響極深的是基督教教義和美國人坦率、真誠和單純的性格。當他面臨重大抉擇時，這些因素起了巨大的作用。

凌憲揚長期以來對國民政府深感失望。在共產黨軍隊勢如破竹的進軍面前，他認為有可能出現一個比較廉潔、愛護人民、重視國家建設的新政府。他願意繼續置身教育崗位，為國家為民族造就人材。

教育超政治的觀點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覺得自己既能在內戰的風舟飄搖中辦好滬江大學，一定也能在新政權下辦好教育。在任何困難之前都有充分自信的凌憲揚，這次以同樣自信的眼光去展望他完全未知的將來。

在與家人的談話中，凌憲揚曾流露出另一種擔心與惶惑。「按美國教會的意思去美將會有甚麼？去美，孩子們將來都不會說中國話了，算是美國人，華僑還是中國人？」拳拳愛國心也使他難以定下出走的決心。可是，共產黨又剛剛拒絕

了他願北上談和的舉措，這使他在去留上更加舉棋不定。

這賴宋慶齡是大錯

在這關鍵時刻，凌憲揚犯了一個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把自己的去留交給宋慶齡來決定。

宋慶齡一直傾向共產黨，以自己曾為孫中山夫人的身份，在左派人士中，頗有影響力。凌憲揚夫婦和宋有很好的私交。抗戰初期，宋在香港主持「保衛世界和平大同盟」工作，凌憲揚曾不遺餘力地給予宋支持。凌憲揚憑著自己的直覺，認為宋的意見，會準確地反映出共產黨的意圖。這一判斷，後來被證實是錯誤的。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陷入共軍包圍前夕，凌憲揚讓夫人楊藹芳去見宋慶齡，提出了去留問題。據凌夫人回憶，宋當時顯得很猶豫，遲遲未作出反應，最後，以一種顯然是保留的語氣說：「我看不需要緊吧，憲揚是搞教育的嘛！」

宋的遲疑，說明她也沒有把握；她當場就作出這點，說明了她沒有和共產黨朋友進行過聯繫。凌憲揚卻據此就決定留下，大錯也就鑄成了。附帶說一下，凌憲揚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被捕後，楊藹芳曾緊急求見宋慶齡。楊藹芳與宋慶齡兩人過去關係親密，情同姐妹，可這一次，情況卻完全不同。宋慶齡怕見楊藹芳，只是讓人傳話出來：去找法院方面談談吧……

凌憲揚留下的一個更直接原因，是爲了滬江大學及其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安全。戰禍臨頭，滬

江又處於兩軍必爭的戰略要地，在這樣的關頭扔下的一切，一走了之，以凌憲揚素來勇於負責，光明磊落的爲人準則，是斷然不行的。他毅然決定，不僅留下，而且要留在滬江，保護學校及師生員工的安全。

投身教育夢想成空

時值滬江大學剛開學不久，當時共黨軍隊正紛紛渡江沿江滬線南下，滬江大學位於上海北郊，前沿軍工路，後靠黃浦江，爲軍隊必經之地，校園周圍，不僅碉堡林立，且駐紮著大量國民黨軍隊，故隨時都可能遭受砲火之災。學校最高當局（校政會）爲全校師生員工的安全起見，決定停學解散。由凌憲揚校長代表校方，向全校宣佈是項決定，同時宣佈成立由行政教師和員工等五人組成的應急委員會。切實做好護校工作。安排外省市學生去市區教堂居住，配置廚師工友照顧生活。對無處避難的教職員工則安排在校內較安全處安頓。對校外周圍的農民、工人也都給予在校內避難及食用住宿的方便。並對學校所有檔案、資產、圖書、設備等都予以編冊移集於安全場所。當時自校長以下，尚有美籍教授四人及行政、牧師、職員等近十人留校護校。他們夜宿於水泥地上，以避流彈。其間，國民黨軍隊在撤退途中曾圖進駐，他們都拒之於外，而對逃難途經的學生與老百姓，都盡量予以接待，並供應茶水飯菜。直至上海於五月二十七日易手。學校完好無損。凌憲揚根據當時形勢，決定退職，並將全部校產實成馮家聲總務長按清冊予以移交，終於永

遠離開了他願爲之犧牲一切的滬江大學。

凌憲揚留在砲火連天的前線，夫人楊藹芳和子女則撤到市區，由於市區無住處，就寄住在宛平路美國教會的房子裡。共軍佔領上海後，凌憲揚馬上明白，自己繼續投身教育的夢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了。在茫然不知所措中，他渡過將近兩年光陰，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鎮壓反革命」大逮捕時被捕。

像凌憲揚這樣身份和地位的人，要能見容於共產黨政權，是一定要有「效忠」的表示的，這裡面至少要有兩條：以阿諛逢迎的語調，歌頌共產黨的新政權唱讚歌；按照共產黨所定的調子，「懺悔」過去，否定自己，表示要重新做人的決心。可是剛毅正直，愛國愛人的凌憲揚，還是和過去一樣我行我素，他的爲人行事怎麼可能被共產黨所接受呢？

含冤瘐死勞改農場

關於中國現代鈔券印刷事業奠基人凌憲揚的一生，寫到這裡也就可以算完了。他的事業結束了，與此同時，開始了對他長時間的無端迫害和折磨，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含冤瘐死安徽勞改農場爲止。

他曾兩次被捕，其一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坐牢五年零八個多月之後，不審不決，終算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開庭，被硬按上「鎮壓」工運、學運的嚇人罪名，可又宣佈不予刑事責任追究。凌憲揚於一九五七年元月二日出獄，休養生息八個月，本擬有所作爲，不料於同年九月

又重新被捕，其間僅隔八個月。這次，法院未經開庭就推翻自己的一審判決，認定他「勾結帝國主義份子進行情報間諜活動，勾結盜匪警察，屬鎮壓工人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反革命罪行嚴重，必須依法嚴厲懲辦」，判他十年徒刑。一九五八年，凌憲揚被發配到安徽馬鞍山勞改農場，從事奴役性勞動。同年九月十四日因胃出血不治殞死獄中，家屬都未能謀見最後一面，後家屬雇一

板車將屍體拖運至蘇州公墓入棺安葬，「文革」初期，公墓被挖，……終年僅五十三歲。一九七九年，凌憲揚夫人楊藹芳向當局提出申訴，要求對凌案予以複查。在拖了較長時間後，終於宋慶齡應楊藹芳去函之請，由她的辦公室出具公函，證明當時有過關於凌憲揚去留問題的一席談話，時為宋慶齡逝世前僅月餘。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終於作出平

反判決：推翻第二次十年刑期判決，維持第一次不予刑事責任追究的判決。時隔凌憲揚初次入獄三十年，瘐死獄中長達二十三年之久。凌在天國有知可以安息了。現在，即將九十高齡的凌夫人楊藹芳及五個子女中的三個已定居美國。在匹茲堡任石英燈工程師的長女凌碧雲在加州，長子凌宏英、幼子凌宏慶是紐約攝影專家，均有成就。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

聖文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饜客名士、仿石高手聳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

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華轡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錘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片多幅，現已出書，定價臺幣二〇〇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祇收一六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